



——名佚——

母親：

今夜，皓月洒北港以一地銀霜。晚風過處，寒露益添舐犢情思。是的，母親。我們今夜又重回北港橋上了。才不過兩個月的光景，橋下流水應還記得——爲了給建橋貢獻微不足道的一份力量，做兒子的和母親吵盡了多少嘴，平添了多少隔膜。

自去年八月，兒子在鹽田梓的海風與潮汐中接受了隊的洗禮以來，隔膜便在與時俱增中。儘管這樣，隊仍然成了兒子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。

兒子不幸，生在一个不能袖手旁觀的大時代裏，只得不自量力，強求自己做到歷史長河裏的一小塊踏脚石，以供後來人渡河蹀躞，直往幸福的彼岸而去。要做這一小塊踏脚石可不簡單，必須先行克服前面重重的險阻難關——如個人出處，如優柔寡斷，坐言而不起行，如驕傲自信，一關又一關，古往今來也不知折盡了多少滿腔熱誠的理想追尋者。兒子深切曉得，月入千元的高薪優職，或是一個哲學博士的學位，都不足以把自己磨練成這小塊踏脚石。兒子同樣曉得，一旦把自己關在象牙塔裏，做個心底結了冰的存在主義者時，自己便會忘卻了人間尚有嬰兒的微笑。兒子心裏明白，只有在像服務隊這個大熔爐裏，自己才能鍊成鋼鐵般的意志，刻苦實幹的精神。只有在隊這個與廣大羣衆同呼吸的隊伍裏，才能體驗出服務人生的途徑與真諦。

母親啊！這可不是神話。隊最珍貴的價值不在你所看到的勞動成果——一座鋼筋石屎橋，或是一段石屎路——而在要求自己服務與勞動實踐中澈底認識自己的弱點，鬥爭自己的弱點。兒子曉得，一天不征服自己心靈的醜惡，不剷除自己卑下的情操，這小塊踏脚石便一天不敢冒出水面來見天日。

人對自己的弱點總是不自覺的。發現了自己的弱點，也總是千方百計找藉口寬恕自己。偶然興起了改造自己的念頭，也不會把實際行動進行到底。這點，兒子是深切體會到的。自己多年來生活在一品學兼優的神話裏，長期以來習慣了標榜自己，突出自己，自以爲能幹和了不起，險而破壞了隊的團結。隊中生活一年，自己種種弱點在同學間坦誠相處中表露無遺。在隊崇高的情操感染下，自己才認真體驗到生活在羣衆中的真諦。一年來，自己曾經爲了爭取時間參加隊在石壁，龍躍頭，檢樹灣各處的活動而工作個通宵達旦，廢寢忘餐。更曾在畢業試迫近燃眉的時刻走進大埔舊墟工作營的大門。這一切都教母親氣惱了。可是，母親啊！假如兒子一年來曾經爲隊犧牲過什麼的話，那末，隊所回報的又該是這微少的犧牲的多少萬倍？母親既生我於憂患，育我於勞苦，望子成龍越深，責之越切，做兒子的焉有不知之理。只是，自己爲隊作少許物質上的犧牲，便畢生換來靈魂的鞭策，生命的昇華；這對自己來說，又該是多麼難能可貴的一個鍛鍊機會啊！母親只要往這裏細想，自當明白做兒子的究竟爲什麼一年來甘冒天下大之諱，仍堅持要參與隊的行列了。

母親，是破曉時分了。荒野的黎明，驀地洒下了一陣驟雨。人在江湖，屹立秋風秋雨之中，心底荒涼處外非筆墨所能形容。只是，自己既已決意投身到人間苦難裏去，這點荒涼又算得什麼？單爲歡樂熱鬧而來，這可對不起夢裏猶惦念着不肖兒的母親啊！

母親，今天是學校假日，且多睡片刻，可不要再剝削了自己的睡眠時間，早早起來給不肖兒弄早飯啊！十多年來，兒子也實在太受用了。

你的兒子

× × 上